

雪米莉[警]字系列

女奇警鬼

雪米莉
著



124-

84

雪米莉
『警』
字系列

雪米莉 著

女警奇鬼

四川文艺出版社

(川)新登字 007 号

责任编辑:李卫国

封面设计:梁 伟

版面设计:方 萍

书 名 鬼警奇女

定 价 8.80 元

作 者 雪米莉

ISBN7-5411-1395-6/1.1309

1995 年 11 月 第一版

1995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787×1092mm 1/32

印数 1-40,000 册

印张 7.75 插页

字数 161 千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 3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七二三四印刷厂印刷

《鬼警奇女》

内容简介

成林从大陆到港投亲，几受白眼歧视，愤而加入大圈帮成为干将，几次劫案下来他良心受责，陷入苦闷。在夜总会，他和舞女大陆妹俞瑛相遇，同病相怜；产生恋情。俞瑛是黑道大佬朱大龙的长包女，俞受他宠爱又受欺侮。为救她出苦海，成林挑起一场血战，杀了朱大龙。于是他成为几路黑道追杀的目标。罗拔靠贩毒起家，并做下无数劫案。令警方十分头痛。成林走投无路之际，卢栋梁招他为警方卧底，潜入新崛起的四海帮，成为魁首罗拔的亲信。成林配合卢督察捣毁了四海帮。当他穿上警服，俞瑛热泪夺眶而出，依偎他才有了安全之感。

第一章

为追求高额利润，香港出现了许多赌场。

由于香港政府明令禁赌，所以，在香港地区也只有那些敢于藐视法律的黑社会组织才敢在暗中秘密地经营赌场，平常人最多也只能偷偷地去赌场玩玩而已。

在港岛西湾河一带的成安街上就有一间赌场。该赌场的业主是在西湾河一带颇有势力的黑社会帮派——西湾河帮。赌场中的管事和保镖们自然都是西湾河帮的兄弟，无一例外。

这间赌场有一个保镖叫王国华，此人是西湾河帮的新进小弟，入帮只有一个多月，刚在这里当班不到三周。

由于王国华在帮会中的地位很低，当班的时间自然较别的兄弟多得多，而红利则又比别人拿得少。

对于这些，王国华虽然心中也有不满，但表面上却毫无怨言。

因为，他清楚自己的处境。

他是一个从大陆利用非法渠道来到香港的偷渡者；后来又因欠别人的高利贷而被债主派人四处追杀。

所以，对于他来说，只要有人能够收留就已经很不错啦。

他并不是一个太贪心的人！

这天，王国华与平时一样直到赌场打烊时才下班，当他回到离成安街不远的住处时，天色已快亮了。

摸黑走进自己狭小的房间，王国华反手关上门，长长地打了个呵欠，然后开了灯，准备上床睡觉。

就在王国华刚往床边迈进一步时，一瞥之间，他突然看见一个陌生的青年正斜靠在自己那张凌乱的床上。

“啊！”

王国华低声惊噫一声，再一细看，脸色顿时大变，顷刻之间，冷汗涓涓淌下，浑身上下如坠冰窟！

作为一个混迹江湖多年，现今又在西湾河帮的赌场中充任保镖的角色，他王国华自然也不会太胆小。

然而——

他此刻却被吓住了！

因为，那个擅自闯入他房间中的陌生青年此时正用一支令人恐怖的“格罗”左轮手枪指住了他的脑袋。

“你终于回来啦，阿华。”陌生人轻轻说了一句。

接着，那人站起身来，灯光映照着他那冷漠的脸，手中的枪口仍旧对着王国华的脑袋。

“老大……我……”，王国华觉得自己的声音颤抖得很厉害：“我……是王星，大家都叫我星仔，不叫阿华，你……大概是认错人了！”

王星就是王国华的化名。

“我没弄错！”那人冷冷地盯着他：“我知道你的化名是王星，真实姓名叫王国华，以前你是住在粉岭那边的，别人都叫你阿华，不是吗？”

见对方似乎很了解自己的底细，王国华既不好否认也不好老实承认，于是，他只得含糊糊糊地道：“我们素不相识，小弟实在想不起有得罪老大之处。”

“不错！我们素昧平生，的确也没有什么仇怨……”

“可是……”

“闭上你的鸟嘴！”那人有些不耐烦地截住了王国华的话头，接着又吩咐道：“双手扶墙站好！”

“是！”

王国华赶忙答应一声就立刻照办，心里却稍稍轻松了一些。

王国华并不是蠢人，所以他知道，对方既然这样吩咐了，只要自己老老实实地合作，今天多半还是不会有事的，否则，人家何不现在就开枪呢？

那人从后面搜查了王国华的全身之后吩咐道：“把双手慢慢背到后面来，不许耍花招！”

王国华只得照吩咐去做。接着，只听得“咔嚓”一声响，那人竟然从后面给王国华上了一副手铐。

双手被反铐，王国华心中一惊，随即又大感意外。

于是，他连忙问道：“你是条……不，你是阿 sir？”

“我不是警察！”那人回答一声又把王国华拉过来。

“那……？”

“闭嘴！”那人再次截住王国华的话头，说道：“我今天来这里找你，只提问，并不想回答问题，懂吗？”

“是！我懂！”

“你懂就好！”那人点点头，又吩咐道：“到床边去坐下！”

怀着满腹的惊异与恐慌，王国华只得依言在床边坐下。

接着，那人便拖过一把椅子，昂然坐下，冷冷地打量了王国华半晌，才说道：“我受粉岭阿成之托追查你，还好你总算被我查到了，一周的功夫没有白费！”

听对方提起“粉岭阿成”这个名字，王国华浑身一颤，脸色大变，当即就明白了此人的来意。

王国华自从来到香港之后，由于人生地不熟，加之身上的身份证又是假的，就只得远离港九繁华之所而住在粉岭。

半年前，由于他急需用钱，一狠心，便向在当地开赌场的大圈仔阿成借了两万块钱的高利贷。

后来，由于他的经济情况并无好转，债务自然也未能及时还清，利上加利，债务总额自然就越来越大。

最后，当他的债务增至五万块钱的时候，粉岭阿成见他一贫如洗显然已无还债的能力，便干脆派人杀他！

蝼蚁尚惜命，何况是人？

于是，王国华只得奋力杀出包围，逃到港岛，并化名“王星”，东躲西藏，好不容易才投到西湾河帮的旗下。

现在，粉岭阿成派来追杀他的人还是找上门来了。

很明显，此人如果收不到钱的话，肯定就会干掉他。

王国华当然还不起这笔帐。他所有的活命希望已于顷刻之间落空。

“喂！老兄，你怎么不说话？”见王国华半天不做声，那人冷冷地盯着王国华的脸，说道：“我费尽心机，好不容易才查到你的下落，今天又等了你一个晚上，你总不能说自已没钱吧？”

王国华无言以对。

半晌，那人终于叹道：“哎——？看起来你是无钱可还了！老兄，对不起，我只好送你归西啦！”说着，他便站起来，并重新从口袋中掏出枪来。

一见对方掏枪，王国华吓得魂飞千里，赶忙“扑通”一声跪倒在对方的面前。

“老大，求求你，放过我……！”王国华苦苦哀求着。

“放过你？哈！哈哈！”那人冷笑着道：“放过你倒也不难，不过呢，那样一来，我就没法交差啦。”

王国华慌不择言地道：“你就假装没有见过我啦！”

“哈！你说得好轻巧！”那人冷笑着道：“阿华，实话告诉你，杀了你，我至少还可以从阿成那里领到几万块钱；而且，从此以后，我在这个行道中的信誉也会高些，生意也就好做啦，你说是不是？”说着话，那人已抬起枪口抵住王国华的额头。

王国华苦苦地哀求道：“大哥，别……别杀我，我还有一万多块钱，我全给你……！”

听他这么一说，那人一愣，脸上的杀气也消解了几分。

然而——

经过片刻的犹豫之后，那人终于还是摇了摇头，冷冷地道：“不行！我虽然只是阿成雇来找你收帐的人，但既然得人钱财就得与人消灾，只要你能拿出二十万来，我马上放你！那一万多块的小数就不必再说啦。现在，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可我哪来二十万啦？”王国华的哀嚎已明显带着哭腔。

“那……我只好对不住你了！”那人狞笑着慢慢扣住板机。

生死关头，王国华心智大开，竟然突发奇想有了一个主意。

“等一等!”王国华连忙高声叫道:“大哥,先别忙动手,我想起一个办法可以得到这笔钱!”

那人没有吭声,脸色漠然,但也没有扣动板机。

王国华赶忙往下说道:“老大,你想必早已知道我现在在成安街里的那间赌场里做事吧?”

“废话!”

王国华继续说道:“实不相瞒,我们那里每天通常都要准备几十万的现金以备放债,所以,一天下来,本金、利息以及各项营业额,总的数目通常都超过百万;而且,这还不包括赌客身上……”

“那又怎样?”

“这不是明摆着的吗?老大!”王国华还以为对方没有理解他说的意思,于是就进一步解释道:“如果我们联手,有我作内应,这件事就有几分希望!”

“哈!你当我是白痴啊?”那人对王国华的主意不太欣赏。

见此情景,王国华只得再继续动之以利:“老大,大家出来混还不都为了一个‘钱’字,你想想,我本是滥命一条,就算你杀了我,至多也只能拿到有限的几万块,一百来万的生意可不好找啊!”

那人冷冷地道:“话虽如此,可人家西湾河帮好歹还有几十号人马,成安街的那间赌场又不是只有你一个看场子的,难道就凭我们两个就能端掉人家的饭碗?哼!我看你小子八成是在玩缓兵之计!”

王国华连忙表白道:“没有!老大,我说的全都是真心话,绝无半句虚言!”顿了一顿,他又补充道:“当然啦,就凭我们两

个人来做这件事的确是不太可能，但找帮手毕竟比找机会要容易得多嘛！”

“嗯！”那人微微点头，接着便将抵在王国华额头的枪口移开。

王国华心中大喜，连忙又道：“老大，就给我一次机会吧！大家赌一把，这可是对你我都有利啊！”

“哼！”那人冷哼一声，斜眼将王国华上下打量了好几眼，才又道：“如果真是这样，我倒可以给你一次机会，但我们以前根本互不相识，你说说看，我凭什么相信你？谁能保证你不会坑我？”

“我可以对天发誓。”

“你认为我会那么天真，居然会相信你的誓言？”

“这……这……！”王国华顿时一窘，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顿了一顿，那人又叹了一口气道：“哎！看来最为稳妥的办法就是不要去理会你说的这些！”

王国华发现那人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手中的枪口往自己这边移了一下，心中大惧，所幸那人并未往下继续。

看来，那人还拿不定主意。

于是，王国华也就没有吭声，他心里却很清楚“一百万”这个数目在对方心目中所占有的位置。

果然！

经过一段长时间的犹豫之后，那人终于缓缓地收起了枪，接着又伸手将跪在地上的王国华拉将起来，问道：“你说你们赌场一天下来真有一百万现金？”

“起码一百万！”王国华此时已彻底松了一口气。

“起码一百万?”那人喃喃地重复了一遍,沉默片刻,又盯住王国华的眼睛,问:“一百万的确很吸引人,可你以前怎么没有想过去干这一票?”

“也不是完全没想到,只不过是我不有这个胆子罢了!”说到这里,王国华的脸红了红,又接着说道:“况且,做人当有志气,如果不是迫不得已,谁他妈愿意当二五仔啊!”

“嗯!”那人点点头,又问:“干完这一票之后,西湾河帮肯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地追杀你,你怕不怕?”

王国华立刻道:“说不怕是假话。不过呢,我倒有办法应付。”

“怎么应付?”

王国华微微一笑,说道:“有了钱,我立刻离开香港。”

“嗯!”那人微微点点头,又问:“得手后怎样分钱?”

王国华微微思索了一下,便说道:“我们得到的数目如果低于一百万时,我占一半;如果总数超过一百万时,不论有多少,我只拿五十万!”

那人皱皱眉头,问道:“干这一票,总共需要几个人?”

王国华思索了片刻,才道:“如果都是硬手的话,二、四……加上开车接应的,总共是七个人!”

“七个人太多了吧?”

“不多!”王国华正色道:“赌场里只用三个人跟我,摸暗起码要两个人,开车接应更是不可少……”

“既然如此。”那人截住王国华的话头,说道:“总共七个人联手,你一个人就分去一半,那我们分什么?”

“这……”王国华一呆,忙问:“那你说怎么分呢?”

“很简单，大家平分！”见王国华似乎有难言之隐，那人便问道：“你有什么难言之隐不妨挑明。”

王国华踌躇片刻，终于开口说道：“老大，实不相瞒，我本是从大陆偷渡过来的，干完这一票买卖之后，我也只能又跑回去，今后恐怕永远也不可能再回香港啦，你想想，如果没有几文钱，我回去那有脸见人啊！想当初来香港的路费就花了好几万，哎——！”说到这里，他的脸色已有几分凄凉，又道：“看来，我当初根本不该来这里！”

听他这么一说，那人又重新打量了王国华几眼，脸上竟然泛起了几丝温和的笑意：“原来你是从大陆来的。”

“是啊！”

“来了多久？”

“一年半！”

“嗯，一年半！”那人无不感慨道：“时间也不算短啦！”

“是啊！”王国华也有些伤感，叹息道：“可惜这么长的时间我竟然没有什么收获，哎——！家里的亲人原本还指望着我能多寄点钱回去，可直到如今，我仅仅只寄过一次钱，而且还是借的钱！”

“哦？”那人一愣，忙问道：“就是那笔高利贷？”

“是！”

“哦！”那人点点头，随即又摇摇头，不无责备地道：“你这个人也老大不小啦，照理说，社会上的事情多少也该懂一点嘛！怎么能借高利贷去充门面！嘿嘿！今天不死算你前世与我有缘！”说着，那人便从口袋中摸出钥匙替王国华打开手铐。

“我也没办法啦！”王国华的脸上终于露出了如释重负般

的笑容，不过他的笑容还是隐约带着一丝苦涩，说道：“老母亲住院要开刀，那个时候，我无论如何也得弄点钱嘛！”

“嗯！”那人点点头，沉吟片刻才又道：“既然你叫我老大，那我自然该罩着你，不过，这次做这一票买卖仍然只能平分，我不能让其他兄弟吃亏！”

“这……”

那人待王国华开口，又继续道：“阿华，你应该清楚干这一票买卖的风险性，你想想，如果那些兄弟每人分不到二、三十万，谁肯干这一票？”

“可七个人每人分二十万的话，那起码也得弄到一百四十万啊？”

那人正色道：“这件事非同小可，绝不能让太多的人参加，依我看，最多五个人，我只有三个信得过的兄弟！”

“那我的那笔债呢？”

“到时候再说！”那人微微一笑道：“阿华，你放心啦，如果这一票干得顺利，我总会设法让你带够跑路钱的！”

“那……我就多谢谢你啦，大哥！”王国华也只能这样了！

“哦，对啦！”那人突然问道：“你是哪里的人？”

“四川重庆！”

那人一愣，随即欣喜地叫道：“什么？你是重庆人？！”

“是！”王国华点点头，有些奇怪地反问道：“莫非你……”

“不错！”那人满面笑容地点头：“我们是老乡！”

“哦！”王国华也兴奋起来，连忙问：“还没请教大哥贵姓呢？”

那人立刻答道：“我叫成林！成长的成，森林的林！”

与王国华分手之后，成林就搭地铁返回九龙城。

成林住在九龙城东头村道附近，与西湾河相距甚远。

由于时间很充裕，坐在地铁里，成林一路上都在盘算着如何去端掉位于成安街的那间地下赌场。

很快地，一个较为完整的计划模式已浮现在他的脑海之中。

然而——

转念一想，他又觉得干这一票生意很是有点玄乎。

“这个阿华果真靠得住吗？”他在心里问着自己。

他想：这个问题大概就是这次行动成败的关键所在啦。

诚然，这“一百万”的现款的确很是吸引人，对阿华也不例外，而且，从刚才的情形来看，阿华无疑是可靠的。

但是——

江湖凶险，人心险恶异常，谁能保证这个阿华不要花招？

看来，无论怎么样，自己还是应该有所防备。

另外，这次行动的严重后果也令成林有些不安。

成林很清楚：要端掉人家西湾河帮苦心经营的地下赌场原本就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就算有阿华作内应能够得手，最起码也得大开杀戒。

血案发生后，警方要出动。

而且，西湾河帮属洪门分支，与雄霸一方的十四 K，洪盛堂，洪兴社……等帮会颇有渊源。到时候也会插手的。

想到这里，成林也觉得心惊。

然而——

事实明摆着：要在港九争取到自己生存的空间，只有一条路——铤而走险！

.....

正在思索之间，地铁已到乐福站。

于是，成林连忙下车出站，径直往东头村道方向走去。

来到家门前，正欲掏钥匙开门，只听见“吱”地一声，房门竟然从里面拉开，与他同住的阿东慌慌张张地钻将出来。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狼狈之极！

“阿东！”

“成哥！”

“你怎么啦？”成林一把揪住阿东，厉声喝问道：“是谁干的？”

“哎——！”阿东叹了一口气，苦笑道：“还不是被阿峰和阿德这两个臭小子连累！哦，对啦！成哥，你回来得正好，快筹点钱我们好去赎人！”

成林松开手，皱皱眉头，问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事情是这样的。”阿东说道：“昨天晚上你走后，我们几个闲得无聊，于是就到东宝庭道那家麻雀馆去玩，本来大家说好是由我出场的，结果我才打了几圈，刚赢了几千块钱，那两个臭小子发了赌瘾，就把我赢的钱拿到另一桌去参战，这本来也没什么，不料他们两个居然在牌桌上出老千，后来被看场子的看破，把他们两个暴打一顿，我也白挨了一顿，现在，他们两个还被扣在那里，人家要见两万块钱才放人！”

成林闻言大怒，顿时破口骂道：“你们也真他妈的没出息，

认打认罚还不算，现在还要拿钱赎人！”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你说怎么办？”成林一翻白眼，说道：“当然是去要人啦！”

“那赎金……？”

成林忿忿地叫道：“他们打了你们，最多再将你们身上的钱清走也就够了嘛，还敢要赎金？”

“可是，我们也放倒他们七、八个，他们的损失也惨！”

“哦！是这样啊！”成林脸上的怒容稍敛，随即又问道：“既然你们先放倒对方七、八个，又怎会被他们抓住呢？据我所知，他们最多也只有十来个人啊！”

阿东无可奈何地耸耸肩道：“后来，他们拿出枪来，我们三个赤手空拳，自然也只有束手就擒啦！”

“哦！”成林点点头，脸上也就有了几分欣喜之色，说道：“既然如此，那我们这两万块钱出得也不算亏啦！”顿了一顿，成林又道：“还有，你不是在元朗郊外有一所房子吗？要尽快收拾出来，我们几个最迟明天必须搬过去住！”

“成哥，你……”

成林微微一笑，说道：“我刚刚接到一笔大生意，事成之后当然要避避风头，早点搬过去免得别人怀疑！”

听他这么一说，阿东眼睛一亮，忙问道：“是什么生意？”

“晚上再说！”成林说道：“你现在就去元朗吧，我去接阿德和阿峰，记着，我们等你回来吃晚饭啊！”

“好吧！”